



绿色的回忆

LÜSEDE HUIYI

张梅溪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绿色的回忆

张梅溪著 黄永玉插图

内 容 提 要

暑假里，一个孩子佳佳，跟着他的父亲到大森林里去。

森林，可真是个迷人的地方。那无边无际的白桦林，松球似的林中小屋，五光十色的蘑菇……吸引了佳佳。在那里，他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情：跟着董爷爷上山捉孢子，同森林警察刘叔叔一起巡林子，看工人叔叔们流放木材等。经过这次旅行，他增长了許多見識，并且向森林工人学习了艰苦、乐观的精神。

綠 色 的 回 忆

张梅溪 著 黃永玉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921 书号·文6089(中、高)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1/4 字数61,000

1963年7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,001—140,000 定价(6)0.32元

目 录

先說几句话	1
森林之路	4
初进林子	11
董爷爷和他的一家	22
第一次上山	40
蘑菇天气	57
灰鼠、老虎和狼	63
追熊	75
在河岸上	85
林中小屋	98
小三儿	111
小鹿回家	126

先說几句话

放暑假了。爸爸的休假期也快滿了，过几天要回森林去，他答应带我一起去哩！

呵！森林，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我爸爸是个林业工作者，他平日信中給我們写的，休假回家給我們讲的，都是称赞森林的話。我早就想跟他到森林去，可他总說：“等你长大了再去！”这回，他不这么說了，他已經跟媽媽商量好，要带我去看看森林，将来也做个林业工作者。

媽媽是高兴我去的，她給我买了个小背囊，买了双回力球鞋。到森林去可不象普通的旅行，提个皮箱，穿着皮鞋是不行的。

奶奶和姐姐也来帮我收拾行李。奶奶要我带两

件白衬衣，两件蓝布衬衣，两件长袖子的，两件短袖子的。裤子呢，也是长的两条，短的两条。还要把大枕头、毯子、毛巾被全都塞进小背囊里去。爸爸说：“佳佳又不是到森林落户，用不着带这么些。”奶奶只好把多余的东西拿走。可是一边还嘀咕着：“什么地方不去，偏喜欢森林，爸爸去了不算，还要把儿子拉去，大小两个疯子……”爸爸坐在藤椅上，手里捏个烟斗，笑咪咪地抽烟，好象没听见奶奶的话。姐姐却说：“奶奶！您又来了！……佳佳跟爸爸到森林去，是件好事呀！瞧他叫不叫苦，瞧他是不是真的愿干林业这一行！”

奶奶嘴巴还象念佛那样，我正想顶她几句，妈



媽眨眨眼，把我止住了。唉！奶奶就是奶奶，她七十多岁了，是那样地慈祥，她爱我們，可是不了解我們。我已不是小孩子了，下学期就是六年級的学生了，我有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打算，是不是呢？反正，我的主意拿稳了，再也不改变了。我就是这个脾气，怎么着？

我还不是个林业工作者，我长大了才是。我仅仅想把这次旅行见到或听到的一些事情記下来，給大家看看，让大家評一評，我要做个林业工作者是不是有理。

小朋友們！誰长大了也要做林业工作者的？請举手！



森林之路

火車向北开，經過沈阳、哈尔滨等几个美丽的城市，到了第三天，讲东北話的工人叔叔多起来了，他們身体真棒，胸脯寬，胳膊粗，背个大背包，不要旁人帮忙，毫不在乎地就可以把它擱到行李架上去。我看他們的背包，多数用带毛的兽皮裹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兽皮，有黑毛的，有黃毛的。

工人叔叔們爱說爱笑，說的差不多都是森林的事，有的我听得懂，有的听不懂。許多地名，听起来特別亲切、熟悉，象松花江罗，呼兰河罗，黑河罗！我唱过它們的歌，讀过描写它們的书。

火車一直往北开，說是快到森林了，可是，也沒见到什么大树林子。

我想象的大树林子，长着阴森可怕的大树，和各种奇怪毒草，吃人的野兽吼叫着，晚上，野兽发亮的眼睛象磷火似的閃着蓝光。

火車走到尽头，是伊春，伊春是个森林城市。森

林城市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火車到了伊春，从車窗望出去，原来也不是什么森林，山上有树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树。車站却很大，很漂亮。还有馬車咧！就象在画报上看到过的那种馬車。

我們坐馬車到森林工业局的招待所去。馬車穿过一座桥，經過了一排排紅色的楼房，老远看见了大街，馬車忽然拐了弯，繞过足球场，駕車的伯伯指着前面几座大房子对我们說：“到了！”車子便慢慢停住。

爸爸領我走进一座楼房，服务員叔叔給我們安排了一个房間。把行李放好之后，爸爸就帶我去吃飯。我們走到大街上，街上有百貨公司、新华书店、人民銀行、电影院、邮电局。我們走进食堂，一位服务員同志走来招呼我們，并指着我问爸爸：“这是你的小子呀？”又对我說：“你到森林来，怕不怕老虎呀？一条大老虎，昨天打来的，架在土产公司門口哩！”

我高兴极了，問他是不是真的？

“誰說不是真的！？”他攤开手比着說，“有这么两个长！”

我急着要去看大老虎，連飯也吃不下，爸爸馬上

看出來了，他要我吃個飽，別上了火車又叫餓。

我把剩下的半個饅頭塞進嘴里，就去看大老虎。

土產公司門口人真多，我鬆開爸爸的手往人堆里鑽。吓！好傢伙！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大的老虎，那樣子多凶呀！我伸手想摸摸它，忽聽有人叫：“小孩別動！”

有一個紅臉老头對人家說：“這不是虎，這叫‘哼’！”

“明明是虎，”我想。就大聲地說：“是虎！”

老头凶狠狠地說：“小孩懂什麼！”

我不敢再說了，我想這一定是虎，書上說虎有亞種和變種，“哼”可能是老头兒對某種虎的特別的叫法。我不敢跟老头辯論，剛才叫“小孩別動”的就是他，他的脾氣一定不大好。

老虎又不是他打的，他也是來看熱鬧的，干嗎這麼凶呀？

我找爸爸，爸爸正跟一個人說話，那人指手划腳地說：“這只老虎就是那個紅臉小老头打的，死在他手裡的老虎恐怕有一二十隻了！”

噢！看不出呵！小老头挺厲害的！

還有啦！有個比我还小的孩子，用一根草繩子

牽着一只小狗熊，滿不在乎地在街上走！

這真是個可愛的地方，可惜不能多玩，又要上火車了。

從伊春再坐火車，沿着一條名叫湯旺河的河岸往前走，河岸上有很多花，我想數一數有多少種，火車走得很快，怎么也數不清楚，不過起碼也有十多二十種，紅的、黃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黃里面帶着紅的、紅里面夾着藍的，深深淺淺，各種顏色的都有。我最喜歡淡紫色的小鈴蘭，還有倒心形葉子的酢〔zuò〕漿草，那黃黃的小花，如晴朗的天空上無數的星星，開得多燦爛呵！……各種花兒沿河生長，河岸成了天然的花圃。

火車好象開到森林了，我看到樹林子了，樹木真多，密密層層的。我問爸爸，爸爸說這不過是雜木林，林子里什麼樹都有，參參差差，不整不齊。好的森林幾十里一片都是筆直的大樹，一色的木材……我往這邊看看，那邊看看，希望找到爸爸說的那種森林——這時，火車到站了。

“怎麼？到森林了？”爸爸叫我別魯蘇，趕快下車，火車馬上要繼續往北開。

下了車，又換車，走过一条好长好长的火車路，路两旁尽是一段段的木头，火車来来回回地装运，还有起重机帮忙，装运得相当快。可是木头成堆成堆地放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装运得完呢！爸爸說：“这是儲木场，森林里采伐下来的木头都运到这里来，鋸成需要的各种尺寸，然后运到全国各地去。等一会你就可以看到运木头的森林小火車了！”爸爸剛說完，就听见“鳴——”的一声响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哪！小火車快到了！等一会儿我們便搭它上森林去。”

到了火車站，我們正在找站长办手續，小火車来



了。它拉了好长好长的一列車，上面装的尽是一根根的大树。

小火車真逗，它的烟筒好大，可是車身只有压路机那么高，全身很不相称，好象一个孩子穿戴了他爸爸的衣帽似的，样子很頑皮。它除了两节可以坐人的小車厢以外，拉的全是装运大树的鉄架子，长长的，象条大蜈蚣。

小火車的大烟筒直冒黑烟，发出“共隆共隆”的响声，从一个小树林里开出来啦！

小火車穿过草原啦！

现在小火車已經在高高的树林子底下穿行了。唔！这恐怕是森林了吧？

林子越进越深，我仿佛觉得自己和小火車渐渐縮小了，周围浓密的树林，越来越高，小火車“共隆共隆”的声音显得特別清晰，除了这种单調的响声外，四周是那么安靜，安靜得使人感到寂寞了。

小火車朝山沟跑，在树林里面钻来钻去，我真的看到大树了，有的被鋸断了树身，只留下一个个树墩子，又有許多挂着“严防山火”的牌子。我問爸爸：“森林会失火嗎？森林失火怎么办呢？又沒有自来水，又沒有救火車。”

工人伯伯叔叔們听了我的话都笑起来，有一位老伯伯用他的大手掌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小家伙！森林怎么不会失火呀？解放前，森林失火是常事，一失火哟！烧起来就几十里，大片大片的紅松，白皮松……好木材呀！就那么任它烧，就那么糟蹋掉，提起来真叫人心痛！”他把手一甩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过了一会，才繼續說：“现在，不同了！我們人民政府保护森林工作做得好，森林警察，护林队工人，采伐队工人，大家注意防火，大家保护森林，火就烧不起来了；即使万一发生火灾，大家都来扑救，不让国家财产遭受損失……小家伙！你到咱們森林来，可得注意，別玩火！口袋里不許带火柴，这是咱們林区的规矩！”

当然，我得注意！

远远地看见冒白烟的屋頂了，不多久，小火車到站了。我們下了車，向一座小山坡走去。

“你觉得我們这里怎么样？”走到坡頂的时候爸爸問我。

我向四周围看看，蒼綠的树林从我們脚下一直鋪到天边，就象大海一样辽阔。我說：

“多好的大森林呀！我从来没有见过！”

初进林子

一大早，給什么声音吵醒了，我問爸爸是不是飞机来了，爸爸說是工人叔叔在发动拖拉机。

吃完饭，爸爸和我一起去找一位叔叔，那叔叔拿了一把鋸子，正在鋸大鋸。鋸子可大呢，我从来没见过，鋸齿又尖又长，象狼狗的牙齿，一定挺厉害的。爸爸說：“小赵！今天我的小孩跟你上山好不好？”姓赵的叔叔挺爽快地答应着：“好！好！”又問我叫什么名字，叫我先回宿舍，等他把大鋸鋸好后就来叫我。

我想到林子里面瞧瞧。屋后有条路，沿着这条路走去，听见拖拉机还在突突地响着。拖拉机！我是看到过的，在北京郊区好多公社都用拖拉机耕地，可是森林的拖拉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什么用呢？我一边想，一边朝拖拉机跑过去。

呵！森林的拖拉机跟普通耕地的拖拉机果然不同，乍一看，象坦克車哩！最奇怪的，这里的拖拉机不烧汽油，只在拖拉机的大鉄桶里装满小木柴，一个

人在搖鼓風器，他說等小木柴燒燃起來，拖拉機就可開動了。木柴在森林里有的是，我覺得這真是個好辦法。

這時候，聽見爸爸喊我了，我只好離開這裡，也來不及問拖拉機干嗎用了。

原來小趙叔叔在等我一起上林子去，爸爸叫我要聽小趙叔叔的話，不可亂跑，要遵守森林的規則。

小趙叔叔扛了一把大斧頭和那把鏟得光閃閃的大鋸。他叫我在前頭走，我想，我又不認得路，就說：“你走在前頭吧！”他說：“要是我走在前頭，你就追不上了，還是你走前頭吧！”

我們走進一座林子，呵！真好看，所有的樹樹身都是白色的，幾乎都有一二十米高，排列得整整齐齊，樹的枝丫很多，葉子又闊又密，象一個個雄壯的衛兵，嚴肅而神氣！我真喜歡它們，我輕輕地摸摸樹皮，它好象用白油漆刷過似的，滑極了！嫩極了！小趙叔叔說：“這是樺樹，有的樺樹林子有一百里長，你見過嗎？”我說：“我連一棵樺樹也沒見過，這多好看呀！”小趙叔叔說：“好看是好看，用處可比不上紅松大。”

我們走呀走的，經過一個草原。這種草原一點

儿也不平整，它們是一个个一二尺高的草堆連接起来的。所以走的时候，要从它上面一个个的跳过去。稍为平坦的地方，軟軟的，象底下垫了弹簧，踩着很舒服。

小赵叔叔象一个专家，告訴我許多在书本里面沒有讀过的东西。他說这些草地都是古时候留下来的，春天吐青，秋天枯黃，它腐烂了就給自己做肥料，几千几百年后，底下越积越深，有的地方变得象个长头发的巨人头，大家叫它做“草塔头”。有的地方，过去是小水洼，这种水碱性大，只长很少的草，年代久了，表面結成厚厚的一层，底下却依然是稀泥浆，踩起来就象底下垫了弹簧一样，这就是我們常說的“草甸〔diàn〕子”。

我把小本子拿出来，把小赵叔叔說的都記下。小赵叔叔笑我：“你见一样，記一样，你有多少小本子，怎么記得下这么多呀？！”

我們越走越深，树也越多了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，我知道，这是杂木林。

穿过树林，浓密的枝叶挡住了强烈的阳光，因而不感到热，有时候还感到怪阴凉的。可是走得時間长了，就热起来了，汗水流在眼睛里，弄得眼睛也睜